



第五卷

从维熙文集

华艺出版社

从维熙文集

作者进入了人生秋季



作者陪同萧军、叶君健、李国文、铁凝等出访香港，
与香港霍英东、安子介以及文学界的朋友们见面。



作者陪同张光年、邓岗、陈祖芬于樱花时节出访日本。



作者在出任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期间，与房树民、亚方、章仲锷、蒋翠琳接见原捷克出版界友人。

出版前言

郭友亮 孙波

长期以来，我们不谋而合地萌生着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和赢得世界性荣誉做点事。这个久久驱动着我们的愿望，终于促成我们共同创立了《宏艺文库》。

中国文学走过了世界文学史上的悠久、辉煌但却坎坷不平的路程。谁也不能否认中国文学从来就是世界文学整体中一个非常璀璨的组成部分。它作为四大古代文学之一，曾气势磅礴地引领了世界许多区域的文学发展。中国有最动人的神话与传说，足以同世界最优秀的神话传说媲美；中国有最雄壮的英雄叙事诗，足以自立于世界著名英雄史诗之林；中国有着最具天才的古代诗人，写下了足以令当今世界叹为观止的传世佳作；中国还有《红楼梦》这样的里程碑式的辉煌作品，它的艺术成就可与世界上最优秀的小说兰桂齐名。中国文学——无可置疑地占据了世界文学史的重要位置。

但是，说到当代文学，却有这样一种议论，认为中国文学虽

有富有的过去，却也有贫乏的现在。中国文学的现实当然并非如此。我们创立《宏艺文库》就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有灿烂辉煌的过去，更有灿烂辉煌的现在和未来！

夏衍先生将中国新文学分为五个比较昌盛的时期：“五四”之后；3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后期至解放战争时期；50年代前半期；改革开放时期即新时期文学。前四个时期业已完成它们的历史使命，而新时期文学从十年浩劫的荒漠中跋涉而过，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元，从狭隘走向开阔。好的作品空前多的降生，好的作家空前多的崛起，异彩纷呈的文学流派空前活跃，中国文坛也以空前的勃勃生机参与着世界性的文学事业。中国当代文苑呈现出百花争妍的艺术景观。我们的《宏艺文库》要在全世界面前展开这幅绚丽的画卷，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学面向世界。为此，我们将在《宏艺文库》中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优秀作家的文集，每位作家都应具有“国家级”水准，每部文集都要充分展示作家的创作精华。这无疑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构思，而不是急功近利的短期举措。因为它架构的是一座艺术建筑群。

在《宏艺文库》这座恢宏建筑中，成为基石的，应该是中国优秀作家。我们深深敬重那些真诚献身于中国文学的耕耘者，他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中国文学的动力源。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文学事业作出的牺牲是动人心魄的，也因此而写出了震撼人心的作品。《宏艺文库》将不遗余力地把这些中国文学的精品奉献给国人，奉献给世界。作为出版者、作为实业家，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国文学的强大，中国文学面向世界，仅靠作家们默默的辛勤劳作是不能完全实现的，要有全社会戮力同心的协作。出版者对作家用心血凝结的成果，要有一份再创作，一番精心包装，如同一座建筑的内外装修，精心装扮以后，以动人的风采，与世人相见。作为实业家，也有自己独特和强有力的方

式，为中国文学作出奉献。这样，作家、出版家和实业家就形成一种自然的“三元”结合，为着一个共同目标，为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同心协力，“构筑恢宏的文学殿堂，开辟璀璨的文学天地”。

自序

编选这8卷文集，是一次并不轻松的自我文学之旅。有的作品使人欣慰，有的作品使人怅然；因而心绪有时如登上峰峦，有时又跌入低谷。

大概是在1986年，张贤亮曾在《文汇月刊》上写过我一篇文章，题曰：《我写维熙》。他说对于我和他这样命运坎坷的作家，文学的“黄金时代”从平反之日就开始了。这话讲得十分准确。蕴藏于腹地的地火岩浆，其实早已在内心自燃，因而在新时期文学之始，我没等待什么信号，就产生了文学井喷的奇观。他还自信我们这些历史苦难儿的作品，至少会给历史留下一点什么东西。也许这话不是他孟浪的寓言，而是科学的推断，因为自古至今，“磨砺出青锋”、“苦难修真经”，算是一条定律。如果文集中某些篇章的生命，能比我活得时间更长一些，也就不虚枉来人世一回了。

“大江歌罢掉头东。”时间和历史的狂涛，淘尽了千古文人的灵与肉；但是他们灵犀之火碰撞而成的文字，有的却与世长存。哪怕是流星的瞬息即逝的光束也好，它总算在漫漫夜空，抛物线般地以亮光滑过天宇，留下燃烧自己的悲壮一幕。

查阅一下我的创作年表，我从1951年1月1日以碧征为笔名在《光明日报》发表稚嫩的少作，到编辑我这8卷文集的1995年春初，逝水流年已然过了44个年头。但仔细推算一下我从事创作的时间，却不足44个年头的三分之一。1951年到1957年的6年多光景中，我的本职是学生、教师、编辑、记者，属于业余创作队伍之行列；1957年至1976年，我沉沦于社会底层20年；1979

年我重返京华文坛之后，又有5年多的时间主持一家出版社的工作，7年多的光阴滥竽充数于中国作协党组。从这个意义上看，8卷文集的出版，至少说明我没有虚掷光阴，没有愧对无情而吝啬的时间老人。我把一块已经停摆了的挂钟，时针拨到下午四点，放在我书房之内，意在时刻提示自己生命已进入黄昏斜阳光景，要“老牛自知夕阳短，不待挥鞭自奋蹄”！

之所以如此苛求自己，实因20年开掘的这口深井，还有许多待写的东西没有完成。文集中收录的《走向混沌》我刚刚写完第一部（1957—1962）。其续集《折梦桃花源》以及长篇系列《逃犯》第二部，才刚刚动笔不久，因而轻车肥马、游山玩水，怕是与我绝了缘分。即便偶然为之，也是为了解除过度劳累，缓冲一下中枢神经，为新的冲刺做精力上的准备。

感谢云南“宏达集团”和华艺出版社能把我的拙作纳入他们的出版视野。也要感谢生我养我的故土，家乡的“豪门集团”把文集的出版，视为故园的一件文化大事。为此，我在编选文集时，不得不严谨从事，尽量去粗留细，沙里淘金。尽管如此，历史留给中国文学的某些烙印，在作品中还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文集中的全部作品，都呈现着一个历经苦难的作家的良知以及他对这片黄土地的真诚。仅此而已。

趁此8卷文集面世之时，我还要向昔日保护、爱护并关心过我的评论家、编辑家以及厚爱我的读者，表达一个作家最真挚的谢意！

从维熙

1995年4月18日于北京团结湖

第五卷说明

此卷中篇小说甄选了从 1983 年到 1994 年所发表的部分作品。

勿需饶舌，读者从《方太阳》开始，可以感到我的中篇小说在发生质的裂变。以此为尺，衡量一下 90 年代发表的中篇小说，如《猫碑》、《落红》、《野浮萍》等作品，已经如茧变蛾，完全飞出了 50 年代的茧壳。之所以如此，首先是时代和历史的馈赠。从文学主体而言，是自我反思、不断自省的结果。如果读者能从我前后期中篇小说创作的对比中得到与笔者的共识，那是对我最大的安慰和鞭策。

目 录

《宏艺文库》出版前言·····	郭友亮 孙 波 (1)
自序·····	从维熙 (1)
第五卷说明·····	(1)
雪落黄河静无声·····	(1)
白云飘落天幕·····	(86)
春之潮汐·····	(166)
方太阳·····	(255)
猫碑·····	(307)
黑伞·····	(360)
落红 ——《眼睛备忘录》之一·····	(392)
野浮萍 ——《眼睛备忘录》之二·····	(462)
鼻子备忘录·····	(516)
狗事·····	(572)
空巢 ——一个人和一只鸟的游戏·····	(622)

雪落黄河静无声

黄河，我的母亲！

难道奔腾着的泥沙就是你的精灵？

——作者题记

八十年代的一封信“鸡毛信”

叶涛：

久违了。

接到这封“鸡毛信”之后，无论你写作任务多么忙，也请你暂时扔下笔，到河滨小镇来一趟——我求求你！

当然，这个旅程对你也许是不愉快的，因为你要来的地方，是距离农场不远的河滨小镇，它可能引起你对昔日蹉跎岁月的回忆，也可能使你结了疤的伤口重新流脓，但在这黄河之滨沙尘滚滚的土地上，不也留下过我们难忘的友情吗？

你不会忘记那一天吧？当那“四个魔鬼”下“地狱”后，

我结束了“候补囚徒”的生活，我们的第一件乐事，就是两人合骑着一辆自行车，去瞻仰气势磅礴的黄河。在浊浪滔天的黄河畔，我们打开了一瓶汾酒，一边对着瓶嘴饮酒，一边吟着古诗：“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我们希冀着对我们彻底解禁的那一天早些到来。老弟，今天回忆起那个镜头来，还使我心醉！

我们喝得微微有些醉意了。我祝愿你有朝一日，文章能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你则祝愿我，早日结束老光棍的生活，和有情人陶莹莹结成眷属。最后，我们把喝剩下的半瓶汾酒，献给了我们伟大的母亲——倾倒进了滔滔黄河！当时，你和我都像孩提一样，激动得哭了！叶涛！你还记得吗？当时，一列西安开往北京的客车，正驶过黄河铁桥，乘客们无不惊异地把脸贴在车窗上，瞧着你我两个踟蹰于黄河之畔的疯子。特别是当那个外国人，把带长镜头的照像机，对准黄河拍照的时候，我们跳着高向他喊着：

“拍吧！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拍吧！我们都是黄河的伟大子孙！”

列车过去了。

我们沉默了。

我俩茫然若失地站在黄河之滨，任黄河的惊涛骇浪在我们心中奔腾！沉默了很久，你说：“看见了吗？这趟车是开往北京的。”

“你向往有一天，也坐上这趟火车吧？”

“这还用问吗？”

我们坐在河滩上，一起向往着即将到来的明天。我告诉你，我没有回北京的愿望，在黄河畔的无论哪个小镇上，当个外语老师余愿足矣！这不仅因为我喜爱黄河，还为了陶莹莹。道理很简单，有朝一日，“老右”也许能够群神归位，而

这对于犯了刑事罪的她，是不会有份的。我舍弃她而回城市，不是有负良心吗？

你终于乘那趟列车走了。

我按照我的夙愿留了下来。

你几次来信向我索取我和她的结婚照片，并询问我们的婚后生活。在你浪漫蒂克的想象中，我在沙城小镇的生活过得准像蜜窝窝，因为她美丽温柔，这迟暮的爱情一定别有韵味。我一直在信中支支吾吾，避而不谈爱情问题，实因我有难言之苦，我的痛苦彻底解脱了，但是心灵上似又背上了黑十字架。

叶涛！信中无法向你详述我的心情。切望你舍弃一点可贵的时间，来小镇看望一下你昔日共过患难的朋友。不用多，只在我这儿呆上一天就够了！我焦急地等待着……

十万火急！

范汉儒

1980 年冬

这根鸡毛，使我记起了那流逝了的
岁月和珍贵的往事……

这是一封撩人情思的来信。范汉儒不仅在信尾写上了“十万火急”，而且在信笺当中夹着一根鸡毛，以象征他那颗焦躁不安的心。

似乎没有多余的考虑，我采取了比“鸡毛信”更快的办法——先给他拍了一封电报，之后登上了西行的火车。在隆隆的车轮奔

驰声中，绿色的长龙有节奏地摇摆着。我靠在临窗的座位上，从信笺里抽出那根鸡毛，观看着：这是一根公鸡的翎毛，呈黑褐色，范汉儒怕邮路上被折断，除把它卷卧在信笺之中，还在信皮上谎称“内有照片，请勿折叠。”我最初接到他这封信时，真以为里边有他和她的结婚照哩！拆开一看，大失所望。我很理解他把鸡毛装进信笺的意思，除了表示他急切地想见我一面之外，还想唤醒我沉睡的记忆……

列车——也是一列绿色的列车，车上没有普通旅客——那是押送“右派”去改造的专列。

早晨，当我从美梦中回到这节车厢时，他早已醒了：

“Good morning, Sir.”

“我不懂英语。”

“先生，早安！”他对我解释。

我很奇怪。他好像不是去接受改造，那喜眉笑目的样儿，倒像是到哪个圣地去旅游。

“奇怪吗？”

“有点。”

“笑一笑，十年少。”他笑了。

他长得并不美，但面部很有特征：前额外凸，表现着他的智慧；嘴唇很厚，又显出他的几分痴愚。两个矛盾的特点，搭配在一张面孔上，使人感到有点可笑。也许他的脑瓜像爱因斯坦一样聪明，而发达的四肢还停留在“北京人”的年代吧——我想。

“我叫范汉儒。”他向我伸出一只手来，“跟战犯范汉杰，只差一个字，反‘右’批斗会上曾有人问我，‘喂！你和范汉杰是不是亲兄弟？’我说，‘是一母所生的两个反动派！’那些发热的脑瓜也不想一想，他多大年纪？我多大岁数？我妈即使是个老寿星，也没有那么大的养育能力。可他们却信以为真，每次批斗我时，必先挂上个序言，‘现在我们开始批判大战犯范汉杰之弟，右派分子

.....”

我被逗笑了，把手伸给他：

“我叫叶涛！”

我俩的手，在小桌之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是历史系教授，所以给他起了个汉儒的雅号，不外乎想把他塑造成一个具有东方气质的知识分子。可是他偏偏考上了西语系，而且正值毕业那年，“凤凰坠地变成了鸡”。

“我是属鸡的，61年阴历三月十三，虚岁该二十八了。”

“我和你同一个属相。”他说，“只比你小三个来月。”

“你是六月鸡，比我命好哇！你准会有食吃。”我苦笑着说，“我这三月鸡，草芽还没返青，大地连个草籽也没有，还得在雪下刨食呢！”

真是如同鬼使神差一般，到了那个劳改农场后，我被分配种稻子，他被安排在养鸡房。当时饥荒席卷中国每一寸土地，鸡房、菜地、果园、粮仓都是惹人眼红的地方；特别是鸡房尤其使人瞩目。这群落难秀才虽然有时分不清稻苗和稗草，但鸡蛋里含有极其丰富的营养则无人不知。田野因干旱荒芜了，草丛里的肉虫和草籽还是无限富有，所以母鸡“咯咯咯”的下蛋声，照常从铁丝网围着的鸡舍传来。我们每每听见这比音乐还诱人的声音，常常情不自禁地探长脖子，带着贪婪或嫉妒的目光，从我们这块铁丝网围成的圈圈里，望着属于范汉儒所掌管的富足领地。

奇怪的是：他也和我们同样消瘦。也许是我对他格外关心的缘故吧，我甚至感到他的厚厚的嘴唇都变薄了些，就连他那外凸的前额似也小了一圈；瘦得露出青筋的细脖儿，顶着一个硕大的脑壳，就像鸡舍旁边打了蔫、但仍然挺立着的向日葵。每当我们早晨出工的队伍经过鸡舍时，他总是喜笑颜开地重复着他在列车上向我问候的那句话：“早上好！先生们！”

“不知死的鬼！你都快瘦成‘木乃伊’了！”

“‘木乃伊’对后代人来说，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他朝打诨的人，以打诨的方式回答，“通过研究我的尸体，可以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这就为人类的未来作出了贡献。”

“那一箱箱鸡蛋可治你的干瘦！”

“可惜它不性范。”他正了正塌鼻梁上那副黑边近视镜，“它们都姓‘公’！”

“喂！别太‘那个’，递两个过来！”

“行。我记着这件事。”他煞有其事地拍着大脑门儿，“等我能够由人返祖成母鸡时，下了蛋一定奉送。不但给你两个，让你撑得一打饱嗝都鸡屎味了，才算罢休。怎么样？”

“要是你一辈子总是个人呢？”

“对不起，那只有咱俩一块变‘木乃伊’吧！”

由于他豁达诙谐，我们这支劳改队经过他的“领地”时，总要扬起一阵笑声，愁楚的脸上总会增加一点喜气。但是我们也仅仅能获得这点乐趣而已，全队一百几十号人没有一个能从他手里讨出鸡蛋来。

“这小子是不会亏待自己的吧？”

“养鸡房就他一个人，难保！”

“……”

有一天队长集合训话时，使全队为之震惊。他说：“你们不是怀疑范汉儒会偷吃鸡蛋吗？你们看——”他举起手里握着的4个鸡蛋，“这年头连地下的耗子都饿疯了，这是红眼耗子”拉进洞里的四个鸡蛋；范汉儒硬是用铁锨挖开鸡房墙角的老鼠洞，把这四个鸡蛋追回来交了公。老实说，最初我们对他也并不很信任。有一天，我夜里偷偷去查看鸡房，范汉儒支着一个小铝锅正面对墙角咕嘟嘟地煮什么东西。我想，好个范汉儒哇！白天你人面狗脸的还像个知识分子样儿，原来也是不值钱的货！我揣摩着那咕嘟嘟响的东西，一定是热水锅里上下翻滚的鸡蛋，便一脚踢翻了那